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四卷灤陽消夏錄四

4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四卷灤陽消夏錄四

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80巷52弄16號4樓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網址：<http://tw-book.com>

出版日期：2014年8月30日

電子書定價：49元

ISBN: 9789869091138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s OS,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FFP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消夏錄四

目次

四卷序	6
狂生	8
萬年鵬程	9
度帆小樓	10
一線生機	12
七十金贖三命	13
牛報	15
夢通輪迴	16
祈夢斷獄	17
因奸謀殺	18
砒霜毒母	20
二姑娘	20
癡鬼	22
借屍回生	25
江西術士	25
七夕中元	27

- 自誣救婢 28  
義塚魂殺疫鬼 29  
白日見魂 30  
王禿子 31  
巴蠟蟲 33  
虎峰書院 33  
見鬼了 35  
一體有兩面 35  
仕女圖 36  
辱遺骸 37  
祖魂 39  
士子浪蕩 40  
自死無辜 41  
俗氣逼人 42  
夙孽 43  
棗魅 43  
廖姥姥 44  
北宋狐友 46  
負心 47

食貓	48
六合內外	50
假仙真詐	52
蛇齧心	53
道學謀田產	54
慎獨不能言	55
高價賤賣	56
宰驢殺豬	57
無鬼	58
裸睡	58
祖師爺	60
打老公	61
讓家產	62
放下	63
有情	63
鬼妻妾	65
第四卷 灤陽消夏錄四	
仿雕版新編	66

## 四卷序

讀古人的書不要太執著，古代人和現代人不一樣，現代人見聞廣博，無師自通者眾，也能發想新意，自言成一家。

在古代，每一種知識學問，都要拜師學習才明白，否則，也是隔行如隔山了，當時的人並非識得文字，就能知悉天地間一切的道理，也並非能寫字為文的人，寫的就是真實的實情的！

我很佩服紀曉嵐的博學，更佩服他有人的情味，他是觀察入微，讀過萬卷書還行過萬里路的人，老了更勇於論說。

雖然他也自知「稗官原不入儒家」，但是他寫「擬築書倉今老矣」是一語雙關啊！那是盡信書，不如無書，只有一生求知、通貫學問之人，才能說出來的感想，難怪他會在第三卷寫「古書騙人」。

後人也說他能過目不忘，歷史上關於過目不忘的人很稀有，現代人我更沒聽過，我身邊的親友中也不曾有人如此天才，但是聽我先生說，他的外祖父生前，就是一位過目不忘的天才！然而這樣的天才，很容易患失眠症，不知道紀公生前是否也是個失眠者？

第四卷的內文中，比較特殊的是「六合內外」，我常讀古文，當然熟悉古代的書生們，老是把天文、曆法和命數混為一談，當然也有天才曆法家和

算數家，古人的算數很精巧，能算時空距離和日月星辰的運轉，我是沒人教，只能看看而已。

然而我也讀過一些古代八卦雜書，古代竟然還真有儒生把那些日月星辰，都拿來用先天八卦排列，說命數也談論人們的財、官、祿等等，都是些財迷和官迷，那些雜書讀起來有趣極了，都讓我看見書寫著的心胸氣量，甚至猥褻卑鄙的念想，到了現代，那更是百家爭鳴了！

還有「裸睡」一篇，我認為順寫得不好，若有人能寫，應該會比我寫的貼切，更好些，三教一統還是各行其道，我都沒法言說，只能盡量不失原意，然則，我心裡當然不免有些微詞，卻也說不清楚，因為我不是儒生，我只是喜歡讀書，更不是「士子」，我是小女子！

## 狂生

臥虎山人又來降乩了，這次祂來到了田白巖的家中，眾人焚香拜禱，隨著扶乩人的儀軌行禮。

在場有一個狂生，獨自倚几斜坐，那狂生說：「江湖游士，練熟了手法為戲而已，豈有真的神仙，日日聽人呼喚？」

扶乩者隨即書寫一幅下壇詩，他寫道：

「鶻馱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戌，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為問潯陽估客妻。」

那狂生大駭！竟不知不覺屈膝跪下，原來是數日前，他密寄給以前的老相好妓女之作，都還未曾存稿，居然被祂給寫了出來！

仙又判寫：「此牋幸未送達，若是送到了，則又要步上非煙傳所寫的悲劇啊！此婦既然已經從良，你寫這種詩寄送給她，就是窺人閨閣。」

你認為，香山居士所寫的故事，都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嗎？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我昨天見了冥官錄籍，所以我記得這首詩。

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實具苦心啊，先生請勿驚訝多言啊。」那狂生呆呆的鵠立案旁，面無人色，又過了一年以後，那狂生死了。

我所見的扶乩者，只有此仙不談人的禍福休咎，而好規勸人之過錯。大抵是靈鬼之耿介者嗎？

先父姚安公素來厭惡非禮的祭祀，惟有遇到臥虎山神這個仙人，必定是作揖行大禮，還說：「如此方嚴，就算是鬼，我也當敬祀。」

### 萬年鵬程

我的父親姚安公還沒及第之前，遇到一個扶乩者，問有無功名，被判寫：「前程萬里。」又問當在何年登第考上功名？又判寫道：「登第卻須等候一萬年。」

那意思好像是說，當由別途進身，才能當官，別去參加國家考試了。

一直到了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年的萬壽科，我父親才登第考上，這才領悟了扶乩者的萬年之說。後來，他一直做官，做到了雲南姚安府，當上知府的官職，才申請退休養歸，從此後，未再出來做官，之前的前程萬里之說也應驗了。

大抵幻術多是手法捷巧，惟有扶乩一事，的確有所憑附，都要問事的人搭手扶寫判詞，然而召來的，都是靈鬼之能文者嗎？所稱某神某仙，固然是假托，即使自稱某代某人者，問他生前自己寫的文集中的詩文，也多推說年

代久遠忘記了，都不能回答。

那扶乩之行為，遇到書法好的人則寫字寫的好，遇到能做詩的人，也會寫詩，遇到全然不能做詩的也不會寫字的人，則雖然也是成篇的寫，卻是遲鈍粗淺極了。

我稍能做詩，字寫得並不好；我的從兄坦居，書法筆意好卻不會做詩。我去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法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法清整而詩意淺率。

我與從兄坦居，實在都沒將這種事放在心上。這種事，大約也是借人的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卜筮用的龜殼和蒼草，也是枯草朽甲，如果用這個算命也能算出吉凶的話，大概也是看人使用才靈的吧！

### 度帆小樓

先外祖父家住在衛河東岸，宅中有樓臨水傍，有匾寫著「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自成一院子，宅子裡還有其他院落，都與那座樓不相通。

之前，有僕人史錦捷的妻子，在度帆小樓的院子上吊自殺死了。所以那裡久無人居，門窗只是關著，也沒有上鎖。

有僮婢不知那件事，夜半跑到度帆小樓裡幽會，聽見門外窸窣窸窣，好像有人走動，幽會的兩人怕被別人看見了，都趴伏在地上，不敢動！他倆偷偷的從門縫向外窺看，竟是一隻吊死鬼走上階梯，對月微歎。

二人嚇死了，渾身發抖，都僵在門內，不敢出來。門為二人所據，鬼也不敢入內，就這樣相持良久，直到有隻狗見了鬼魂，狂吠不止，群犬也聞聲聚吠。

家人以為有盜賊，都點亮燭火，持械到度帆小樓來，那隻鬼隱了！而僮婢之姦被發現了，那婢女慚愧不自容，在一個夜晚，也跑去那個院子上吊自殺，被人發覺救醒了，又再一次偷偷跑去，又想上吊，家人只好將婢女還給她的父母帶回家去了。

這才領悟，那隻鬼不是不敢入內，而是要藉機敗二人之姦情，使人羞愧上吊找死，那是找交替啊！

我外祖母說：「那個婦人生前為人就陰險狡獪，死了還是這樣！難怪要沉淪了。」

先太夫人說：「那個小婢女若不作此事，那隻鬼又怎能乘勢而入呢？這事未必都要賴給鬼啊。」

## 一線生機

辛彤甫先生在宜陽做知縣之時，有一位老叟跑去遞文書說：

「昨宿東城門外，見吊死鬼五六隻，自城門的小縫而入，恐怕是來找交替。乞求知縣寫公文示諭百姓，不要凌虐僕妾，逼債也莫要逼得太緊，諸事要互讓不要爭鬥，讓那些鬼無所施其技倆，有機會抓交替。」

辛彤甫先生震怒，將那位老叟捉起來打了一頓板子，打完了還逐出衙門。那老叟也不怨不悔，走到衙門外的階梯坐下，拊著膝蓋說：

「可惜啊！可惜！五六條性命啊，不可救了啊！」

過了幾日，城內來報，有四個人上吊死了！辛彤甫先生大駭，急忙傳呼老叟來問，老叟說：

「我連日昏昏，什麼事都不記得了，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曾經投那張文書，這豈不是我得罪了鬼神，竟然白白叫我挨頓板子了嗎？」

此事在城內喧傳，家家都有防備，果然救了上吊自殺者二人。其中一個，是媳婦被婆婆虐待，跑上去吊，做婆婆的痛哭悔改；另一個是被債主追債彌補所欠餘款，債主立刻將借條焚毀，兩人都不得了。

人們這才知道，雖然命數有前定，若還能盡人力，也必能挽回一一。

又知人命至重，鬼神雖然之前就知其緣故，是人當死，但是若還有一線

生機可救，也必定轉借人力以救之。

這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也不得不然。至於人們披裘禦雪防寒，轉身牆後避風，這就是人事，個人所選，也是不能禁止啊。

### 七十金贖三命

獻縣史某，已經忘了名子。史某為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最看不起行事齷齪的人了。有天他從賭場回家，見到村民有夫婦子母一家人，相擁抱著哭泣。

有鄰人說：「因為欠了豪家的債，要賣老婆償債。夫婦也是恩愛，況且孩子小，又還沒斷奶，現老婆在要被賣走了，所以悲傷哭泣啊。」

史問：「欠多少？」

男人回答說：「三十金。」

史又問：「賣多少？」

男人回答：「五十金，賣給他人為妾。」

史問：「可贖回嗎？」

男人：「才寫了債卷，還沒付錢，還可以贖回。」

史某隨即拿出剛才在賭場贏來的七十給那個男人，說：「三十金償債，

四十金拿去做本錢謀生，別再賣老婆了。」

那夫婦感激史某仗義施金，烹了雞，留史某飲酒。酒酣，那丈夫抱著兒子出去，以目示妻子，意思是叫妻陪史某睡一晚，當作是回報。

婦人也輕輕的點頭答應了，婦人才說些親暱的話要勾引，史某人正色地說：

「我史某人半世為盜，半世為捕役，也是殺人不眨眼，若是趁人之危，污人婦女，則實不能為也。」

他吃喝畢，掉臂逕自去了，頭也不回，更不說一句話。

半個月後，史某所居的村子夜裡發了火災，當時才秋收完畢，家家戶戶的屋上屋下柴草堆的滿滿的，茅簷疏籬，才一會兒工夫，已經四面都是烈焰冲天了！史某想逃卻也是逃不出去了，他只好與妻子閉目瞑坐待死。

恍惚間，他聽到屋頂上，遠遠的有人呼叫說話：

「東嶽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

接著有割鋸的聲音特別響亮，房屋的後壁倒了一半，史某急忙左手牽著妻子，右手抱兒子，一躍而出，好像長了翅膀一樣，跳離火場。

火熄後，計一村之中，被燒死的有九人，鄰里們都合掌讚嘆的說：「昨天我們還在偷笑你癡傻，沒想到七十金能贖三條命。」

我說啊，此事當然是被司命之神所庇佑，十足十的善舉，捐金之功佔十分之四，拒色之功才是十中之六啊。

## 牛報

我的父親姚安公在刑部任職之時，京城的德勝門外，有七人結夥搶劫，有五人被捕。只有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

王五逃向灤縣，路很難走還有一條深溝阻隔，溝上有小橋，僅能容一人通過。那橋上居然躺著一隻體型很大的牛，怒目當道而臥！王五若靠近，那牛好像要用牛角奮觸他，他只好退回，另覓別途逃亡，沒想到竟遇到巡邏者，王五捕獲了；

金大牙則逃到清河橋北，正好有牧童驅趕二隻牛擠仆在泥濘中，那兩隻牛發怒角鬥，聲勢驚人。清河離京城很近，有人識得金大牙，告到里胥那裡，金大牙就被綁著送官了。

那二人都是回民，也都是以屠牛為業，然而也都因牛敗事被捕，這如果不是宰割慘酷，就算是畜獸也含怨毒，為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要不然，遇到牛打架，還算是常理，怎會無緣無故的，有大牛當橋而臥呢？這又是誰指使的啊？

## 夢通輪迴

宋蒙泉說，孫峨山先生曾經臥病，當時他在江蘇高郵的船上，忽然像似散步到了岸上，感覺很好，隨即有人來引導他行去，恍惚間，他也忘了，也不問，就隨人去了。

他隨人去到一家，門徑甚是華麗整潔，漸入內室，見少婦躺在床上要生產了，他才要退避，引他來的人竟從背後推了他一掌，他就昏然無知了。

過了很久，他漸漸醒來，則形狀已經縮的小小，還被繃著，放在錦繡的襁褓中，他這才知道自己已經轉生了，已無可奈何了啊。

他要開口說話，則覺得有股寒氣，自頭頂腦門上的凶門入，被噤住不能出聲，他環視室中几榻器玩，以及對聯書畫，都沒有感覺。

到了第三日，婢女抱著他要洗澡，失手將他摔到地上，他又昏然無知了，醒來，則仍然躺臥在船中。

家人說：「你已經氣絕三日了，但是四肢柔軟，胸口心膈上還溫熱，所以不敢驟然裝斂。」

孫峨山先生急忙拿來一張紙，寫上所見所聞，派遣手下由某人，專程送到某一處人家之中，還告訴那一家人，千萬別責打婢女太過。

當他交代完畢，才慢慢的對家人說起自己的經歷，也就在當日，孫峨山

先生的病竟也痊癒了，隨後，他逕自前往那一家，見到婢女、老媽子都像是舊識。那家的主人老而無子，兩人相對，惋歎稱異而已。

近代夢通輪迴的故事，王鑒溪先生也曾有這類的異事，也是記得道路、門戶，尋訪之，果然也是當日生兒即死。他頃刻醒來，也還在自己家裡，宋蒙泉說起那件事，細節也很詳細，大抵和峨山先生的故事相類似。

唯獨峨山先生記往不記返，而鑒溪先生則往返都記憶分明，且途中還遇到已經先亡的夫人，到家入室時，還看見夫人與女兒坐一起，只有這一些細節不同而已。

輪迴之說，是儒者所迴避的話題，然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沒有道理說謊。惟有二公暫入輪迴，隨即回歸本體，相信也不是無緣無故現此泡影，不可以用理學來推論。難怪人們要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不懷疑，也是好的。

### 祈夢斷獄

再從伯燦臣公說：「以前有個縣令，遇到一個殺人案件竟然都不能判決，相關案件所收押的疑犯又多又久，他竟跑去祈夢於城隍祠！」

他夢見神引來一鬼，頭戴磁盎，盎中種竹十餘竿，青翠可愛。縣令醒來

查檢該案中，是有一個姓祝的犯人，祝竹音同，他想，神意必定就是這個人了！他窮治祝姓犯人，也沒得到證據，又檢查案中有一人的名子叫做節，縣令私下唸叨著，竹有節必定是他了！

縣令又窮治囚犯節，還是沒有證據。然而這一人被縣令折騰、反覆窮治，真是九死一生了啊！縣令無計無可復，竟然以疑獄向上呈報，別請捕快追緝其他的殺人者，還是抓不到殺人者是誰。」

疑案！是要虛心研究、審問，或許可以得到真情真相。禱神祈夢之說，不過是震懾愚民，叫犯人怕了，嫌犯才會吐實。若是以夢寐之間的恍惚所見，又加以猜想，還要反覆揣測，據之為可信的真相，沒有什麼比這更荒謬、更錯誤的了。

自古以來，傳說的祈夢斷獄之事，我都認為那是後來人的附會之說。

### 因奸謀殺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的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被雷擊了。縣令明晟前往查驗，下令買棺材斂葬了。

過了大半個月，忽然抓了一人來審訊，縣令問：「你買火藥何為？」

那人回答說了：「買來打鳥。」

縣令詰問他：「用火銃打鳥雀，買個火藥不過花幾個錢，最多買一兩火藥就足夠一日所用了。你買了二三十斤火藥，為何？」

那人回答說：「我是預備多日之用。」

又詰問：「你買火藥，還不到一個月，計算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的火藥，你藏在何處？」

那人詞窮，回答不出來了！縣令用刑，再審問他，果然得了「因奸謀殺狀」，他和那個被雷打死之人的妻子，雙雙都伏法了。

有人問縣令明晟說：「你怎麼知道是這個人？有這件事？」

明晟說：「沒有數十斤火藥一起炸開，做不成響雷模樣，然而合藥必定要用硫磺。現在正當盛夏，又不是年節要放爆竹之時，到市上買硫磺的人屈指可數。」

我暗地裡派人到市上調察，是誰買最多硫磺，都說是某匠人。我又暗地派人觀察某匠賣藥給何人，都又說是賣給了某人，所以我就知道了啊。」

又問：「何以知道那雷，是人為偽作的呢？」

明晟說：「雷擊人，是自上而下，打到人，也不會地裂。雷劈毀屋，也是自上而下。我那天去勘驗，那房舍裡的草席、屋樑都炸飛了，土炕之面也像是被揭去，我就知道，那火是從下而起。又此地距離城裡五六里，雷電相

同，那一夜雷電雖然迅烈，然而都在雲中盤繞，並無下擊之狀，所以知之。當時，那死者的妻子回娘家，難以審問，所以必要先抓到兇手，而後才可以審問那個婦人。」

這個縣令明晟，可以說是個明察秋毫的官啊！

## 砒霜毒母

太僕戈仙舟說，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天雷震死了一個人！那人端跪著也不仆倒，手裡還拿著一個紙裹的物件，一點也沒被雷火燒焦。驗之，是一包砒霜，都沒有知道緣故。

不久那被雷擊死之人的妻子，聞信跑來，見了丈夫的屍體了也不哭，她說了：「早就知道會這樣了，只是恨這逞罰來的太晚了啊！是他！平日就愛惡聲惡氣罵自己的老母親，昨天，他忽然萌生了惡念，要去買砒霜來毒死母親，我哭著勸諫了他一夜，他也不聽。」

## 二姑娘

再從兄旭升說了一個故事，村南很久以來就有狐女出沒，多媚少年，村子裡的人都叫她二姑娘。咱們族裡有個人，心裡老想著要活捉那二姑娘，但

是他從沒對任何人透露。

一日，那人在廢圃看見了一個美女，他懷疑那即是二姑娘。他竟然唱起戲曲中的豔曲，還欣欣然的看著她。還折了一枝草花，向著美女前面丟擲過去，那女子才要俯拾草花，忽然立起身來，連退了幾步！

她說：「你有惡念。」隨即越過矮牆轉身走了！

後來又有二個儒生住到東嶽廟的僧房讀書，一個住南室，二姑娘與他相好；另一個住在北室，卻是什麼也沒看見。

南室書生時常抱怨二姑娘來的太晚了，書生半開玩笑的向她說：

「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你是要左右逢源啊！」

狐女說：「你不以異類而看不起我，所以我為悅己者容，打扮很花時間呢；北室那個書生，心如木石，我那裡敢去靠近他呢？」

南室生說：「何不登牆一窺，就算是花上三三年的時間，就不信他不心動。如果能叫他也改節了，那也是好事，免得他做一個像程頤一樣，滿臉正義的道學家。」

狐女曰：「磁石只能吸引鐵針。如氣類不同，也是引之不動的。別多事，徒然自取其辱啊。」

當時旭升與我一同服侍在我父親姚安公身邊，父親姚安公笑著說：

「一向也聽聞過這個傳說，那好像是在在順治末年的時候。住北室的書生，好像就是我們族祖雷陽公。」

雷陽公當時一直考不上，直到考上了副榜，他是除了參加八次比試以外，並沒有其他長處，他也只是心地樸誠，那就足以讓狐妖不敢靠近了。要知道為妖魅所惑的人，都是心裡先生出了邪念的啊。」

## 癡鬼

先外祖母的娘家，曹氏，家裡有個老太太能見到鬼。我外祖母歸寧回娘家時，與老太太談論起冥事，老太太說：

「昨天我又在某家看見一隻鬼，可謂癡絕啊！然而那隻鬼的情狀實在可憐，叫人同情啊。那隻鬼名某，住某村，家裡也是小康，他死的時候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吧。」

那人初死百日以後，他的媳婦邀我去做伴，我見到牠老是坐在院子裡的丁香樹下，若聽見妻子的哭聲，或聽見兒子啼哭聲，或聽見兄嫂與妻子相罵，雖然是生人陽氣逼燄，牠不能靠近，然而牠必側耳在窗外竊聽，那悽慘的樣子，實在也是看了可憐。

後來牠見到媒妁到媳婦房裡，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盼。聽見親事說不

成，就稍稍有喜色。既而，當那媒妁再來時，這次是來往於兄嫂與媳婦兩處，那隻鬼則奔走相隨，惶惶惑惑，那情狀真是落寞極了。

到了送聘之日，那隻鬼還是坐在樹下，雙目直直的看着媳婦的房門，淚涔涔如雨下。從那以後，媳婦每出入，他就尾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

他的媳婦再嫁的前一夕，那婦人整束奩具，那隻鬼就走到簷外反復徘徊，或倚柱泣淚，或低頭如有思。稍聽到房內咳嗽聲，就從窗戶隙縫私窺，就這樣徘徊一整夜。

我當時是不忍心啊，嘆息的對他說：『癡鬼何必這樣呢？』

那隻鬼竟也像沒聽見似的。

娶親的人來了，都拿著火把前行，那隻鬼避立牆角，仍是翹首望著媳婦。我偕著媳婦出門，回顧牠，還看見牠遠遠的跟隨，一直到了娶者的家，被人家的大門門尉阻止，那隻鬼跪下來磕頭求過，額頭都磕破了，這才能入到屋內。

牠一入門就藏匿牆角，望著媳婦行禮，牠凝立不動，如癡醉了的模樣。那媳婦被送入了新房，牠也稍稍近窗站了，那情狀，一如媳婦整束奩具之時。一直到了滅燭就寢，那隻鬼還不肯離開。那隻鬼又被中霽神驅逐，這才狼狽跑出那人家。

那時，那媳婦曾囑咐我回去看她兒子，那隻鬼也隨著我返回家，我看見牠直接走入媳婦的屋子，凡媳婦所坐之處、睡覺之處，他都一一視到。

隨即聽見兒子啼哭找媽媽，那隻鬼快步跑出來，環繞兒子的四周，以兩手相握，作無可奈何狀。

倒是嫂嫂出來了，打了牠兒子一掌，那隻鬼便頓足捫心，咬牙切齒。我實在是看了很不忍心，就回來了，不知道後來怎樣了。

後來，我私下說給那再嫁的媳婦聽，也描述當時情景，那媳婦牙根都快咬斷了，後悔死了。」

里中有少年寡婦想要再嫁的，聽聞這事，竟然以死發誓不再嫁，還說：『我不忍使亡者變成那模樣啊！』」

唉哎呀！君子義不負人，不以生死有所差別；就算是小人物，相處久了，也是不辜負人情的，也不以生死間格就有不同。

然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這也是人之常情。一念及死者之情狀，未嘗不心戚戚然有同感。

儒者們每每看見諂媚神求福之人，也說妖術惑眾都是假的言論，堅持世上無鬼論，到底是失了先王和神道設教約束人心的深意。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這些都不如這個老太太說的話，至為動人生死啊！

## 借屍回生

少司寇王蘭泉說，中丞胡文伯之弟婦，死了一日又甦醒過來，卻變得與家人都不相識了，也不許丈夫近前。

細細詢問其故，竟是陳氏女之魂，借屍回生。問她家住那裡？相去僅數十里，胡家人去請她家的親屬來，她也都能歷歷相認。

陳氏女不肯留在胡氏家，胡氏家人特別拿來鏡子，請她自照，一見形象容貌都不一樣了，她才無奈的留下來，與胡為夫婦。

此事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之事相同。當時的官為之斷案，借屍還生者，從形不從魂。緣因是，形為有據，魂則無憑。若都判從魂之所歸，必定會發生詭托還生者的奸詐事，這是防微杜漸，一開始便絕了惡行蔓延的判斷。

## 江西術士

有一個山西商人，居住在京師的信成客寓，衣服僕馬都很華麗，說是依照舊例，來京報請捐官的。

有一日，有個貧叟來訪，僕人都不為他通報，那老叟就一個人等在門邊，

才得以見到那個商人。那商人神意索漠，只給了老叟一杯茶以後，別無寒暄，也不問老人家找他何事？

老叟慢慢的露求助之意。那山西商人就很不高興的說：

「此時捐官的項目還不足，那裡還有餘力給你家？」

那老叟很不平，就對著旅舍的眾人大聲說出，那個山西商人以前窮困時，老叟家送給他家的米糧長達十多年，還助他百金，使小商販漸漸成為富人。

老叟如今是罷了官，家道中落了，聽說他來了，高興的以為可以獲得資助。也不用多，只要將以前幫助他的數目返回一些，稍稍能償還負債，他自己也能歸骨鄉井，就夠了！

老叟說的又氣又傷心，只是哭泣，那山西商人好像一句都沒聽見。

忽然住在同一旅舍的另一個江西人，自稱姓楊，起身向山西商人做揖行禮，問道：「這個老人家所說的事，都是真的嗎？」

那山西商人面紅耳赤的說：「是有這事，但是我也是力不從心啊，心裡也是以不能回報為恨啊！」

楊說：「君且為官，別怕無借處款。倘若現在有人肯借你百金，一年內償還，還不取分毫利息，你肯答應麼？」

山西商人勉強應說：「很好啊。」

楊說：「君只管寫書立券，百金看我的。」

山西商人迫於公論，不得已寫書券借百金。楊收了借券，打開破舊的箱篋，取出百金付給山西商人，那山西商人，快快的拿來，還不甘心的給了那個老叟。

楊更叫來一桌酒菜，留老叟和山西商人共飲。老叟高興極了，但是那個山西商人卻草草喝杯酒而已。老叟感謝的離開了，楊數日後也搬走了，從此以後不相聞問了。

後來山西商人檢視自己的箱篋，短少了百金，但是箱篋上的鎖封都沒人動過，沒辦法告官。他還失了一張狐皮裘的半臂，更在篋中找到了當票一張，題寫當了二千錢，大約符合楊置酒所用之數。他這才愕然醒悟，知道了那個楊生是個術士，戲弄了他，同一旅舍的人都竊笑，覺得痛快極了，那山西商人又慚愧又沮喪，也搬離了信成客寓，都不知道他去那裡了。

## 七夕中元

編修蔣菱溪，赤崖先生之子。喜好吟詠，曾作七夕詩，寫道：

「一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燄三更碧。」

又作中元詩，寫道：「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

他的父親赤崖先生見了，皺起眉頭，愀然不樂的說：

「怎麼忽然作鬼語了？」

蔣菱溪果然不久就去世了。

劉文定公生前也為他的遺稿寫序，序曰：「就河鼓以陳詞，三更燄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沙紅。詩讖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誄詞安屬，顧我適當騎省之年。」

### 自誣救婢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個人影，疑是盜瓜賊，他假裝睡下，豎起耳朵聽之。

其中一人說：「不知陳四已經睡了沒？」

又一人說：「過不了幾天，陳四就要來和我們一起了，有什麼可怕的？昨天我到土神祠，見到了城隍的牒文了。」

又一人說：「你不知道嗎？陳四已經又延壽了啊！」

眾人問是何緣故？那人才說：「某家失錢二千文，家裡的婢女被拷打了數百鞭，都不承認偷錢，連她的父親都被叫來了。」

婢女的父親也是氣憤責罵她說：『生女兒像你這樣，不如沒有無。若是

妳偷的，我就親手捏死妳！」

那婢女說：『我沒偷，沒偷也要被打死，承認了也是個死。』婢女呼天大哭！陳四之母憐憫她，私下典當衣飾，當了二千錢，捧還給主人，還自誣說：『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了這些錢，我想主人家的錢真多，未必就算出來。不料連累此婢，心裡實在惶愧。錢還沒用掉，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我也無顏在此居住了，請從此辭。』

那婢女因此得以活命，免於被打死，土神讚美陳四的母親，不惜自誣以救人，將陳母的義舉送達城隍，城隍送達東嶽。東嶽檢視文籍，見那個老婦，該當老而喪子，最後也要凍餓死。因為做了這個功德事，被判下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奉養其母。那送文書的或許還沒送到，難怪你們還不知道。」

陳四這幾天還在為母親偷錢被逐生氣，至此，他釋然了。

九年後，陳母死了，待葬事完畢，陳四也無疾而逝。

### 義塚魂殺疫鬼

外舅馬周籙說過一個真實的故事，東光南鄉有廖氏，募款建義塚，村民相助，紛紛捐錢成其事，過了三十多年。到了雍正初年，東光大疫，當初發起建義塚的廖氏，晚上夢見百多人立在家門外，有一人向前，代表眾人對著

他說：「疫鬼快要到了，我們來向您請求，請你焚燒十幾面紙旗，還要銀箔糊木刀一百多隻，我等將與疫鬼大戰，以報答一村的恩惠。」

廖氏年輕時就好事，老了也不改，他姑且相信，也製作紙旗和百多支木刀，都糊上銀箔燒化了。

數日後，東光南鄉的鄉人，一整夜都聽見四野喧嘩呼叫的格鬥聲，一直到天亮才沒有，之後，全村果然沒有一人染上時疫。

## 白日見魂

沙河橋張某，商販到了京師，娶了一婦回家，那媳婦舉止有大家風範。張某家富裕，早就有千金家產，那媳婦也經理的甚是有次第。

一日，有尊貴的高官來，那車轎、馬騎和從人都很盛大，張著一隻杏黃的蓋傘，坐著八人抬的肩轎，盛大的隨從行至張某人的家門前，侍從問說：「這裡可是張某家？」

鄰里應說：「是。」

那高高在上的尊貴大官就指揮左右說：

「張某人無罪，可以綁他的媳婦來！」

眾人應聲，真的去把張某的媳婦，反綁著雙手捉了出來，那張某見來人

勢眾又氣燄赫赫，一時也不敢支吾說話。

那尊貴的高官命人脫了婦人的下裳，還叫人打了她三十下屁股，打完了，也呼喝從人，昂然走了。

村人好奇，紛紛隨之圍觀，也跑去追看那些人，一直追到林木蔭映深濃處，那群人轉瞬不見了，惟有旋風滾滾，向西南而去。

那媳婦剛才被打屁股的時候，惟有叩首，口稱死罪不已。後來有人問媳婦，挨打是什麼緣故，那媳婦哭著說：「我本來是侍郎某公的妾，公在之日，很寵愛我，我也曾誓言，公死後不再嫁。今天大白天看見侍郎某公的精魂來，我被打實在無話可說了。」

### 王禿子

王禿子，自幼失了父母，已經迷忘了本來的姓氏，被姑姑家養著，冒著姓王。那王禿子凶狡無賴，所到之處，孩童都離他跑得遠遠的，附近也會雞犬不寧，王禿子是個貓狗嫌的人。

一日，他與徒眾們自高川醉歸，夜經南橫子的亂葬崗，被群鬼所遮。他的徒眾嚇得發抖都伏地不起，王禿子獨力與群鬼毆鬥。

一鬼叱說：「禿子不孝，我是你父親！你敢放肆打我！」

禿子不認識自己的父親，還在疑惑之間，又一鬼大叱：

「我也是你父親，你怎敢不拜我！」

群鬼又齊呼說：「王禿子不祭奠你母，以致你母親饑餓流落於此，已經成為我們眾人的妻了！所以說，我們都是你的父親啊！」

禿子憤怒無比，揮拳旋舞，每一拳揮出，好像都打在中空的皮囊上。

禿子跳踉揮打不停，一直到了雞鳴，他已經沒了力氣打了，這才仆倒在叢莽間。

群鬼都嘻笑，幸災樂禍一樣的說：

「王禿子英雄氣盡了！今日才為鄉黨吐口怨氣，你如不知悔，他日，我們還是一樣，會回來這樣對待你。」

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說一句話，天亮了，鬼散了，他的徒眾才扶著、夾掖著王禿子回去。

從此以後王禿子的豪氣消沮，一夜，他帶著妻子遁去，竟莫知所終。

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而此事可見悍戾者必然遇其敵人，人所不能制者，鬼也忌諱著而需要一起聯手制他。

## 巴蠟蟲

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的夏天，京師傳言，有飛蟲夜間傷人。然而，實在沒有人受到蟲子攻擊受傷，也沒有人看見有蟲子，只是張貼圖片示人而已。

其形狀似蠶蛾而大，有太大的鉗子，有好事的人說，那蟲子就是「射工」。那是傳說，都說短蛾會含沙射影，可沒聽過會飛還整人，這種說法實在荒謬。

我到過西域，知所畫的蟲是辟展那地方的「巴蠟蟲」。此蟲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就飛來追逐。用水噴它，則變軟跌伏；若噴水來不及，被它螫咬了，急嚼茜草根，敷在瘡口上就會好，否則會毒氣貫心而死。在烏魯木齊那地方多茜草，山南、辟展各大屯地，每每行官文來移取，也為刈草的人準備這種蟲子的圖像辨識。

## 虎峰書院

在烏魯木齊的虎峰書院，曾經有流放的犯婦吊死在窗櫺上。

校長是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他點著明亮的蠟燭讀書，聽見窗內的承塵上窸窣有聲音。抬頭看，見到有女子的一雙纖足，自紙窗的罅隙，徐徐垂

下，漸漸露膝，漸漸露出股。陳陳執禮早先就知道那件舊事，厲聲的說：

「是妳自己的奸情敗露，氣憤吊死了，還要來禍我嗎？我不是妳的仇人，妳是來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妳是不能誘惑我的。妳敢下來，我就用戒板藤條打妳！」那隻鬼，才徐徐的斂足而上，微聞歎息聲而已。

一會兒，那隻鬼竟然從紙罅隙露面向下窺探，容貌甚姣好。

陳執禮仰面唾罵她：「死了還是無恥耶！」那隻鬼就退走了。

陳滅燭就寢，袖著刀刃以待那隻鬼再來，那隻鬼竟不下來。

次日，仙游的陳題橋來訪，兩人說到無恥女鬼的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以後竟不再看見了。

然而陳執禮的僕人睡在外間，夜夜都說著囁語，久了漸漸病了。垂死之時，陳執禮以他追隨自己二萬里外做事，實在辛苦又辛勞，哭的很悲傷。

那僕人揮揮手說：「有個漂亮的女人，常常來和我好。今天她招我為婿，此去特別快樂，主人你別悲傷啊。」

陳執禮頓足的說：「我自恃膽力，不肯搬走移居他處，給你招了禍事啊。太過分了！這意思是氣之害事了！」

後來，與陳執禮同年上榜的六安楊逢源，代掌虎峰書院，避居他室，他說：「《孟子》有言，別持膽氣站在快要倒了的危牆之下。」

## 見鬼了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走到秀野亭納涼。坐稍久，忽然聽見很大聲說話聲，說：「你可以回去了，我要在這裡宴客！」

他狼狽奔回，還跑來告訴我說：

「我是不是快死了啊？居然大白天的見鬼了！」

我說：「無故見鬼，自然不是什麼好事。若是到了鬼窟見到鬼，就像到了人家見到了人一樣，何必奇怪呢？」

那座秀野亭蓋在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頭不見天日。客死在此的死人裝殮在棺材裡，都浮屠暫存在那裡，罪人也都在那裡伏法砍頭或是斬殺，死人都是在那個地方，所以往往成為變怪。

### 一體有兩面

武邑某公，與親戚朋友一大群，賞花佛寺的藏經閣前。那裡地勢最是開闊敞亮，然而閣上時常有變怪之事，入夜以後，人們就不敢坐在閣下。

某公以道學自任，鄙夷這種說法，更不相信會有怪事發生。酒酣耳熱之時，某公就大談《西銘》一書裡面講的「萬物一體」的道理，滿座的人都垂

頭拱聽，不知不覺，竟然太陽西下，天黑了！

忽然，藏經閣上有厲聲叱責他說：「這時候到處都還有饑荒瘟疫，百姓頗有死亡。你身為鄉宦，既不思早早提倡義舉，施粥捨藥，也應該立即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

你還在這裡虛談高論，在這裡講——民胞物與？

不知道你講到天亮，可當飯吃飽餐嗎？還是可作藥服嗎？丟你一塊磚，聽你再講邪不勝正啊！」

忽然有一塊大磚飛下，聲若霹靂，一千人放飲食的地方杯盤几案俱碎。

某公和那一群人都在倉皇走避，狼狽逃跑，某公也跑得遠遠的，某公估計不會再有磚塊了，他竟然還說：「不信程朱之學，這就是此妖之所以為妖啊！」他這才慢慢的，邊走邊嘆息而去。

## 仕女圖

滄州畫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犁之裔。友人有時也開玩笑的說：「君乃不稱二世祖太宰公，近來其子孫不識字，竟自稱伯氏矣。」），畫了一幅仕女圖，才鉤出輪郭，因為還有其他的事沒做完，他也沒收拾筆、紙，直接將圖紙鎖置在書室中。

過了兩日，他想著繼續畫，要去完成那幅仕女圖，書室的畫桌上，調色的小碟子，縱橫狼藉，那幅畫也也已經被濡染了幾遍，仕女圖已然完成了！

畫面上的仕女神采生動，有殊常格。伯魁大駭，拿著圖畫給先母舅張夢微看，他也是教伯魁畫圖的畫者師父。

張夢微說：「這不是你能畫出來的，也不是我能畫的，畫的真好，你大概是遇到了神仙了！」

當時的城守尉永寧，頗好畫，出好價錢買了去。永寧後來遷官四川副都統，帶著那幅仕女圖上任去了。直到即將罷官的前數日，那幅畫上的仕女忽然不見了，只隱隱的留有人影，紙色如新，畫裡的樹石則仍在，顏色黯蒼，大概是永寧的敗徵已現，那個神仙仕女也有先見之明，所以能化去的緣故吧，然則終不可知啊。

### 辱遺骸

佃戶張天錫，曾在野外看見一具人的髑髏，好玩的尿尿在那髑髏頭的嘴，髑髏忽然躍起，還說話！

髑髏說：「人鬼異路，你幹嘛欺負我！我是個婦人，你是男子，你還無禮侮辱我，最不可饒恕！」

髑體漸躍漸高，直觸張天錫的臉面。張天錫惶駭，狂奔回家，那髑體鬼也隨著他到他家，到了夜晚，那隻鬼就在牆頭、屋簷邊責罵張天錫不已。

張天錫大發寒熱，昏昏的不省人事。全家都來拜禱，那隻鬼似乎比較沒那麼生氣了。

張家人問那隻鬼生前的姓氏，居住在那裡？那隻鬼都說了，張家眾人都叩頭說：「竟然是高祖母，為何為要禍子孫呢？」

那隻鬼好像很淒測，嗚咽的說：「這裡竟是我家耶，幾時搬來這裡的？你們都是些我的什麼人啊？」

眾人才開始細說從頭，那隻鬼不勝嘆息，說：「我本無意來此，是眾鬼要求食，慫恿我來的啊！牠們有幾隻鬼在病者身旁，幾隻鬼還在門外，你們可以拿漿水一瓢來，待我好好的叫牠們走開。」

大凡是鬼，總是苦於饑餓，鬼若是無故作災，又害怕被神責罰，所以遇事總是挑釁，只求人們祭些食物。你們以後若再遇見，宜謹避，不要中其圈套。」

眾人如鬼所教，拿了些食物飲水。那鬼說：「已經散去了，但是我的口中穢氣不可忍，可以到原處尋我的骸骨，洗乾淨埋了吧。」那鬼遂嗚咽數聲而寂。

## 祖魂

又有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個老翁來和他共坐，何大金心想，村子裡沒有這個人啊！大概是行路過客，經過這裡來休憩的吧。

老翁求飲水，何大金以罐中水給他。老翁這才問大金姓氏，並問他的祖父是誰？何大金都說了，老翁惻然的說：「你別怕。我就是你的曾祖。不會害你。」

老翁細細的詢問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前囑咐何大金說：

「鬼魂除了等待放燄口求食以外，別無他事。惟有對子孫們念念不能忘，時間愈久愈是殷切，但苦於幽明阻隔，不得音問。

或偶然聽說子孫熾盛，就會高興歡喜很多天，群鬼也都會來賀；若聽聞子孫凋零流落，也會悄然悲傷很久，群鬼也都會來安慰。較之活人之望子孫，更殷切十倍不止。

今夜聽你說，家裡人還能溫飽，我又可以高興很久了。」

老翁一再嚀勉勵何大金，要走了還頻頻回頭看他。

先父姚安公說：「何大金是個老實人，想必也不能偽造那對話。聽了這種事，使人對先祖的追遠之心油然而生啊。」

## 士子浪蕩

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有福建的士子搭乘公家的馬車到京城應試。

快過年了才抵達京城倉，僮卒間找不到住的地方，於是暫住到農壇北破寺中的一間老屋，過了十多日，夜半，窗外有人語說：

「先生醒醒，我有話對你說！我住在這屋子裡很久，剛開始認為你是讀書人，幾千里辛辛跑來這裡求功名，所以奉讓給你住下。

後來，我見你天天都外出，我也認為你是新到京師，該當尋親訪友，也不覺奇怪。

可最近這幾日，我見你多是喝醉了才回來，我這才稍稍懷疑。

剛才聽寺裡的僧人說了，才知道你是天天到酒樓觀劇，你竟是一個浪蕩子！我現在避居佛座後面，起居出入，不方便也不合適了，更不能隱忍將這屋子讓給浪蕩子住。

你明天若不遷居，我的瓦石都已經準備好了。」

僧人在對屋住，也聽見了那些話，於是勸士子搬家。

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出租那間屋子，若有來問，僧人則舉此事告訴他人。

## 自死無辜

由蒼嶺先生，名丹，是謙居先生的弟弟。由謙居先生性情平和單純，由蒼嶺先生性格爽豪，兩兄弟都立身端正耿介的人。

里中有婦人被婆婆虐待，受不了上吊縊死了！由蒼嶺先生以兩家都是讀書人是士族，勸婦人家的父兄不要告官訴訟。

當夜，聽聞有哭聲遠遠而來，漸漸入了門，漸漸到了窗外，且哭且訴，詞甚淒楚，深怨由蒼嶺先生之息訟。

由蒼嶺先生叱責的說：「婆婆虐待，媳婦吊死，律法也沒法抵命，就算告官訴訟，也不能讓你快意。且訴訟必定檢驗屍體，驗屍必要裸露死著身體，那不是更汗辱兩家門戶嗎？」

那鬼仍哭泣絮絮叨叨，由蒼嶺先生還說：

「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們可憐你枉死，責備你婆婆的暴戾則可。你以媳婦而欲告婆婆，只此一個念想，你已是干名犯義了。就算你你去訴諸明神，也決不會判你是對的。」

那鬼竟寂然而去。

謙居先生說：「我的弟弟由蒼嶺這席話，可說給世人之為媳婦的女人聽可以，說給世間上當婆婆的聽，則不可以。」

先父姚安公說：「弟弟由蒼嶺之言，那是子與子言孝；哥哥由謙居之言，則是父與父言慈。」

## 俗氣逼人

董曲江遊京師時，與另一個友人同住一起，然而兩人氣性不同並非同類，董曲江是為了節省宿食之費。他的友人則追逐繁華富貴，多外宿。

董曲江獨睡書房裡，夜裡或聽見有翻動書冊的聲音，或是摩弄器玩的聲音，他知道京師裡多狐，也不以為怪。

一夜，董曲江將未完成的詩稿放在桌上，他竟然聽見似有吟哦詩句的聲音，問他，也沒人回答。天亮後起身一看！詩稿上已經被圈點數句了。

然而董曲江屢屢呼喚，始終沒人回應。直到朋友回來住了，則一整夜都安安靜靜的，朋友頗自得，認為自己是有祿相，是將來要做大官的人，所以邪魔不敢犯。

有一天，日照的李慶子也來借宿住一起，三人喝了酒以後，董曲江和友人都就寢睡了。李慶子乘著月色好，散步庭院的空圍中，他見到一老翁帶著一個童子站在樹下，他心知是狐，躲藏起來偷看他們要做什麼。

童子說：「好冷啊！我們還是回房吧。」

老翁搖頭說：「和董公同室，無礙，另一個人俗氣逼人，怎麼可共處呢？我寧可坐在淒風冷月之間。」

李慶子後來將此事說出來給其他友人聽，遂漸漸的被董曲江的室友知道了。那人恨極了李慶子，竟然排擠李慶子，李只好狼狽的打包回去了。

## 夙孽

我的長女嫁到山東德州盧氏家，所居住的地方叫紀家莊。

那裡曾經見過有一個人躺臥在溪畔，穿著破破爛爛的棉襖，呻吟。人們就近一看，則看見他身上，每一個毛孔中都有一隻蟲，尖尖蟲嘴都向內咬著肉，後足都鉤在敗絮之中，竟然拔不出來，若拔蟲，那人就痛徹心髓。不知怎地，那裡的人們竟然坐視那個人就這樣痛死了！這大概是夙孽所報啊！

## 棗魅

閩學汪曉園，租屋居住在閩王廟街的一座宅子裡，庭院裡有棵棗樹，是百年以上的老樹。每到月明的夜晚，則會看見斜出的樹枝上，有一個紅衣女子垂足坐著，翹首向月，都不看人。人一靠近，就看不見那紅衣女子，退幾步看，則仍然在原處坐著。

也曾叫來兩人，一人站在樹下，一個在室內。室內的人能看見樹上女子的雙手和雙腳，樹下那人，竟什麼也沒看見。

當人望見那紅衣女子時，俯瞰地上有樹影，而女子無影。向那紅衣女子投擲瓦石，也是虛空無礙直穿過去，拿以火槍銃打一槍，那女子應聲散滅，然而煙燄一過，那紅衣女子隨即恢復本形。

房屋的主人說：「自從買了這宅子，就有那紅衣女子，然而也不會害人，所以相安無事。」

那些個木魅花妖，是世間常有的事，大抵是變幻者居多。然則獨獨不動不言不語，枯坐一枝之上，實在不明其故。

閣學汪曉園怕那紅衣女子為患，全家都搬走了，移居迴避，後來宅子的主人伐樹，其怪乃絕。

### 廖姥姥

廖姥姥，青縣人，母家姓朱，曾是我母親先太夫人的乳母。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就守寡了，她誓言不再嫁，跟隨著先太夫人終其一身。廖姥姥死的時候，年紀已經是九十有六了。

她生性嚴正，每當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父姚安公從來也

不當她是僕人。

我和弟妹們，自小都是跟著她一起吃飯、睡覺，孩子們的饑飽寒暑，她無不一一不體察，照顧我們很周全，我們只要稍有不循禮節，就會被她呵禁。

廖姥姥約束家裡的僕婢，更是嚴謹，所以家裡的僕婢們，沒有一個人喜歡她，都在私下裡埋怨她。

廖姥姥照顧周到，管理庫房、庖廚，也是清白嚴謹，讓人一點都不能私藏，僕人們也是無可奈何她。

她曾帶著一個童子，到處拜訪親戚，待要走回家的路上，已經是黃昏了，天氣變了，風雨驟至，她帶著童子，快跑到路旁的廢圍破屋中躲雨。

大雨入夜不停，遠遠的聽見牆外有人說：「我才要跑到你屋子避雨，你幹嘛冒雨坐樹下？」

又聽見樹下人應說：「你別多說話，廖家的節婦在屋內。」遂寂然無聲。後來是那童子說起那件避雨的事，眾僕婢都說：

「人若是不近情啊，鬼也討厭，難怪要躲遠遠的。」  
唉啊！真的是連鬼都討厭她，才會躲得遠遠的嗎？

## 北宋狐友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隻狐為友，時常在場圃間對談。安能見到狐友，其他人則看不見。狐友自稱生於北宋初年，安隨即詢問宋代的史事。

狐說：「我都不知道啊！凡是要學習當神仙的，必是遊方之外，不問人間之事，必要使萬緣斷絕，還要一意精修才行。

如果參與人事，還要好奇世間之事，心裡必定有了是非，有了是非，必定有愛、憎，既然內心之中有了愛、憎，則喜怒哀樂之情，必然迭起循環相生，那樣會消鑠精氣。神耗，外形也會老去破敗，又怎能活到現在呢？

要一直到仙道成就以後，來往人間，看見一切人類的機械變詐，就會像看戲劇一樣；看一切得失勝敗，以至於國家的治亂興亡，皆如泡影。

我當時已經不留意了，現在又怎能一一記得了哪？我與你相遇，也是因為我們有前緣。然而數百年來，相遇如君者，都不知有多少人，大都像萍水相逢，或像煙雲，一下子就散了。連以前與人的說說笑笑，我也大多不記憶了，更何況是前代舊事，我又沒有親身經歷過，怎麼能亂說呢？」

當時，八里莊的三官廟，有雷擊蠍虎，轟傳鄉里的事。安問狐友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安問道：「物久通靈，多被神的雷斧劈殺，是不是長生不死的活物，也

會遭造物著所忌呢？」

狐友說了：「這要分兩端來看。學習內丹導引，外丹服餌，都要歷經艱辛，堅定者才能證道，就像努力種田致富，理所當然。

若是為媚惑人，夢屬於人，盜採人的精氣，損人壽命，延己之年命，那就與劫盜無異，天津不容啊！若是還進一步恣意妄為，變妖為幻貽禍生靈，天津更加不容了。

若能葆養元神，自全生命，與人無患，於世無爭，就算是千年老壽之物，也好比長壽之人，何至犯造物者之忌呢？」

舅舅實齋先生聽聞以上這些話，他說了：「此狐所言，都是《老子》的粗淺言論啊，然而用以自養修身，也是足夠了。」

## 負心

浙江有個讀書人，夜裡做個夢，他到了一處官府，都說那裡是都城隍廟。有冥吏問他話，說：「現在，某人控告他的朋友負心，牽你來當證人。你想想，是否有那件朋友相互負心的事實？」

士人追憶，想起來也確有其事，隨即聽見都城隍升坐，那冥吏上前，向都城隍說，某人控告某人負心的事，證人已經傳到，請勘斷。

都城隍拿起該案文件給那個讀出人看，那個讀書人也說了實情。

都城隍說：「這些人結黨營私，朋黨相聚求進取。以同異為愛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了，則攀附以求援助，情感不好了，就排擠以互咬；翻雲覆雨，瞬息萬變，本為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子之道？操戈入室，同類相殘也是理所必然，既然已經勘明了，可以回去了。」

都城隍看著那個讀書人，又說了：「別以為負心的人都會被罰，被負心的就會被放了喔？人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那是因果之相償啊！」

花既結子，子又開花，是因果相生。負心者，一定會有更負心的人追步在後，不用等待鬼神來料理啊。」

那個讀書人霍然醒來，後來經過了數年，竟如神之所言。

### 食貓

廣州的某夫人，最喜歡吃貓肉了。得了貓隻，先塞一些石灰到大肚瓶子裡，再將貓貓投於瓶內，澆灌滾燙的開水。貓被石灰的灰氣所侵蝕，全身的毛盡皆脫落，殺貓一點也不麻煩，那時，貓的血液都會歸於臟腑，於是貓肉雪白如玉，她說那味道，勝過嫩雞十倍啊！

她日日都派人張網設機抓貓咪，所捕殺的數量已經算不清了，後來，那

個夫人病危了，竟呦呦作貓叫聲，過了十幾日才慢慢死去。

觀察盧搗吉，曾經與吃貓夫人那一家是鄰居。盧搗吉兒子盧蔭文，是我家女婿，就對我說了這個食貓夫人臨死學貓叫的舊事。

這讓我想起景州的一個官宦人家的子弟，也是愛捕抓貓犬之類，拗折貓狗的後足，轉折向後，再觀看那些被殘虐的小動物們，子子跳跟、哀號以為遊戲，那人所殺的小動物也很多。後來，那人結婚生了子女，個個都是腳後跟長在前頭，腳掌很像被人反轉拗折。

還有我家的奴才王發，槍法很準，所擊無不中，每天都要槍殺飛鳥數十隻。他只有一個兒子，取名濟寧州，因為兒子是他在濟寧州時所生的。

濟寧州長到十一二歲的時候，忽然遍體生瘡，就像火印烙痕，每一瘡內有一枚鐵子，竟不知是從何處進入體內，百藥不治，竟以絕後。

殺孽至重，不可不信啊！可我也覺得奇怪？有人修善果，也都按日持齋吃素，就像奉了律令一樣，然而平時竟然不能戒殺！

佛家的持齋，豈是只有吃素，即為功德？以為茹素吃齋，就是不殺生了嗎？

現代有人說，某日某日是觀音齋期，某日某日又是準提齋期，當日持齋吃素，佛祖就大大歡喜。若不是持齋日期，庖廚裡肉食烹宰溢滿，砧板上剝

著肥美甘香，屠殺宰割之慘酷，佛也不問！天下豈有這個道理嗎？

古禮是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人無故不殺犬豬。儒家要遵聖賢之教，固然是有不能斷肉之理，然而祭祀以外，特意殺生也是萬萬不宜的啊！

為了吃一口肉，遽然戕害一條命；為了一碗美食羹湯，遽然殺死數十命，或是數百命；以眾生的無限恐怖痛苦，無限慘毒之情，供人一瞬間的口腹之慾，這與那種平日不能斷肉，到了持齋日才來為了修善果，特意持齋吃素的人心，又有何差別？

東坡先生一向也是持此種論調，我也讚成，那是持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來一次辯論呢。

## 六合內外

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在也有不能論者。人之死，若依照儒家的說法和言論，則是，魂升魄降而已；即使如佛家之論，鬼也會被冥司收錄，不能再到人世了。

然而，現在的世間有「回煞」的說法，那是術士們所說的，他們還又有一種書，竟然能預先知道人死的日期、時間，竟然分秒不差，還能指出魂魄

所去的方向，那真是怪誕無比的事。

然而我也的確曾在隔院的樓窗中，遙見其魂去，如白煙一道，出於煙囪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沒，與術士所推斷的時刻和方向竟然分毫無差！

又曾兩次親手開啟鎖住的門戶，諦視布灰之處，那死者的手跡足跡，宛然與生前無二，所有親人皆能辨識，這又是從何說起了呢？

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說是聖賢也不能與造物者爭啊。然而世間也真的有毒魔魘魅之術，明白的記載於刑法律令檔案中，毒魔我從沒見過，魘魅則看過幾次。那些為術的人，不過都是些盲人或巫者，用的是泥土短木所做的工具。然而也實在能叫人遭禍當福、甚至叫人或死或生，歷歷有驗！

這竟是天地鬼神之權任由他們這些術士播弄無忌諱了嗎？這又從何說啊？

這其中也必有理吧！只是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吧？宋儒的學說，對於不可解釋的事，都用猜的，或斷然以為沒那回事，這是膠柱鼓瑟啊，求正音都不可得了！

李又聃先生說：「宋儒據理學談自然天道，自以為是追究到底了，自以為了解了陰陽變化之根本。對於天文、日月五星，言之鑿鑿，瞭如指掌，然而宋曆每改一次，就愈差。」

到了元代初年郭守敬提倡檢驗和實測之法，證實了日月交食，後世人才知道宋代的四大學派，濂、洛、關、閩，對於天文曆法，竟是全然未解！

即使是北宋時代的康節先生最通數學，也僅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實在也不是根據親身實驗，推步而知，難怪論述高張，卻不免流於郢書燕說，徒讓後人穿鑿附會，曲解天道的原意了。

天上的七曜（中國古代將太白星（金星）、歲星（木星）、辰星（水星）、熒惑星（火星）、鎮星（土星）稱為五星，五星又稱五曜，加上太陽星（日）、太陰星（月）通稱七曜或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且不能用理學去猜測決斷，何況隨口就說陰陽太極、先天八卦等，無形之中的事情呢？先聖有言，君子對於不知之事，竟然都說沒有！」

### 假仙真詐

女巫郝媪，是村婦，她很狡黠。我小時候，在滄州呂氏姑母家見過她。

她自己說自己是狐神附身，專門說人的休咎善惡禍福，凡別人家瑣碎的家務事，她都知道，所以她的信眾很多。

其實她是到處布散徒黨，她結交別人家裡的婢女、僕婦，替她刺探人家裡的隱私或瑣碎小事，這才能賣個好價錢。

曾有個孕婦，問她自己會生男？生女？女巫郝媪說孕婦會生男孩，可是後來竟生了女孩，那婦人質問郝媪，為何神的話無驗？

女巫郝媪瞪大眼睛說：「你本來該生男孩，某月某日，你娘家送來二十枚餅，你才給公婆六枚，自己藏了十四枚餅，還自己吃了！冥司責備你不孝，轉男為女，你還不知悔改耶？」

那個婦女不知餅子的事，早已經被那女巫郝媪偵查出來了，遂惶駭伏罪！還有其它類似像這樣巧詐緣飾的事，大都一樣。

一日，女巫郝媪才焚香召神，忽然端坐，大聲說：

「我乃真狐神也！我輩雖與人類雜處，實是各自服氣煉形，怎麼肯與鄉里老女人為緣，還預知人家的瑣事？」

這個老女人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還要偽托是我們狐仙之輩，所以，今日真的來附她的身，要讓鄉里人都知道，這個老女人有多奸！」

隨後，那隻來附身的狐真的舉出她不少隱惡，還說出了她的徒黨姓名。說完了，郝媪霍然如夢醒，狼狽的遁去，後來也不知她流落何方了。

## 蛇醫心

我的侍姬之母沈媪，她曾說了一個故事，她說，在高川有個乞丐，與母

親和妻子住在一處破廟中。夏天，那乞丐去拾麥子，撿了一斗多，囑咐妻子磨麵，供養老母。

那妻子藏了好麵，用粗麵和麟水，作成餅子給婆婆吃。當天夜裡，天大雷雨，黑暗中，那妻子忽然噉的大叫一聲，那乞丐起身看她，竟然有一條巨大的蛇，自妻子的口中爬入，齧著她的心，咬死她了！

那乞丐曳著妻子的屍體去掩埋的時候，沈媪親眼看見那條蛇尾，垂在女人的胸前，長大約有二尺多。

### 道學謀田產

有兩個塾師，分別住在相鄰的兩個村子，兩人皆以道學自任，都是道學先生。

一日，相邀會講，學生徒眾們在場侍坐者有十多人，才正在辯論性天，大說天命就是性命，是來自於父母，要忠以事君，這都是天性等等！兩人剖析理欲，都說要滅人欲、存天理等等！嚴詞正色，如對聖賢。

忽然，微風颯颯，吹來一片紙，落在台階下，旋舞不止，學生和徒眾們拾起來一看！竟是那兩位道學塾師，為了謀奪一個寡婦的田產，兩人往來密商的書信。

這或許是神厭惡那兩人的虛偽，所以巧妙的揭發他們的奸計？然而，這樣做的人太多了，也沒見過都會一一敗露的啊！

聽說，那張信紙既然被披露了，那兩人的奸計不行了，寡婦的田產得以保全。當然也是由於寡婦的辛勞和苦節，感動了幽冥，故示是靈異，以為保護的啊。

### 慎獨不能言

孝廉李存其說了一事，蠡縣有座凶宅。一位長者儒與數位客人住宿其中，夜間，窗外撥刺有聲，耆儒叱責說：

「邪不干正，妖不勝德。我講道學二十年，怎麼會怕你！」  
窗外似有女子說話，話說：

「你講道學，我很早以前就聽說了。我雖是異類，有時候也會讀儒家的書。《大學》一篇的扼要在誠意，誠意的扼要在慎獨，你的一言一動，都必循古禮，那果然是為了修己嗎？還為了自己的好名聲？」

你寫語錄，囉囉嗦嗦的和諸位儒者辯，果然是為了闡明道理嗎？還是你好勝？

儒家修己明道，那是天理，好名好勝，是人欲是私心。你私欲私心都不

能克制，講的是什麼學啊？

這種事也不必口舌爭辯了，你半夜捫心，先自問到底是為了什麼？

至於邪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自然就是了，你又何必這樣疾言厲色呢？」

耆儒聽著不覺汗下如雨，瑟縮著，一句話都回答不出來，徐徐聽見窗外女子笑著說：「你不敢答，還算是不欺本心，就讓你睡了吧。」

人們又聽見撥刺一聲，已經掠屋簷而去了。

### 高價賤賣

某人死了，他平生積存的古董很多，寡婦孤兒不知那些古董的價值，拜託亡夫的朋友來估價，想要賣掉。

那個朋友故意抬高價格，使那些古董很久都賣不出去，等到寡婦孤兒缺錢了，他才以賤價取回。

過了兩年，那個友人也死了，生前所搜集的古董，他的寡婦孤兒也不知價值，依然如前者，找來他生前的知交好友來估價，也想要賣掉換錢。

他的好友也效仿他生前的做法，高估不賣，慢慢的等待寡婦缺錢，再用賤價取走了。

有人說：「天道好還，無往不復，那個效仿前盜計謀的人，罪宜減些。」我說，這只是大快人心的報應故事，是可以立為教訓。但是盜就是有罪，那怕是效仿前者，或是追隨在後的人，那也是個盜，怎麼可以減罪呢？

### 宰驢殺豬

屠者許方，就是第二卷所記的打鬼許方同一人。他專門屠宰驢子，賣驢肉，首先他鑿地，成為塹溝，跨放一塊板子在上面，下面就空了，板子上挖了四孔，把驢足插陷入孔中。

有人來買肉，隨人要買多少，許方拿出水壺裝水，燒成滾燙沸水，澆在驢身上，使毛脫肉熟，然後才割取熟肉，說是必定要這樣，驢肉才會脆美。過一兩日，肉賣完了驢子才會死。

當驢子未死之時，許方會綁住驢子的口，使驢子不能嘶叫作聲，那驢子只能瞪著眼睛，都快要凸跳出來了，那目光又痛又怒，炯炯如兩枚火炬，慘不可視。而屠者許方卻一點也不介意，他就是這樣賣驢肉的。

後來屠者許方患病，全身潰爛，體無完膚，形狀一如他所屠殺的驢。屠者許方在床上宛轉痛苦，求死不得，哀號了四五十日才氣絕死了。

他病中痛自悔責，囑咐兒子許志學，趕快改業。

許方死了之後，許志學乃改為殺豬。我幼時還見過他們，現在已經沒聽說他們家還有沒有子孫，想是滅絕很久了。

## 無鬼

邊隨園徵君說：「有個能入冥的人，到了陰間，看見一位老儒站在走廊下，看他的樣子很惶恐害怕。

有一個冥吏，像似他的老朋友一樣，對他揖手，也對他寒暄問候，冥吏拱手對老儒笑著說：『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是不是隻鬼啊？』環繞一旁的諸鬼都粲然的笑了，看著那老儒蜷縮而已。」

## 裸睡

東光馬大還，曾在夏夜裸睡在資勝寺的藏經閣，覺得有人曳他的手臂說：「起！起！勿褻佛經。」

馬大還醒來，看見一個老人在旁，問你是誰？

老人說：「我是守藏神。」

馬大還天性疏曠，也不恐怖，當時月明如晝，竟和老人家對坐談話，馬大還問：「老人家何故在此守藏？」

曰：「天所命也。」

問：「儒書汗牛充棟，那麼多書，也沒聽過有神為之守，天為何偏重佛經耶？」

曰：「佛以神道設教，眾生有信、有不信，所以要派神來守著；儒家以人道設教，凡人都應當敬守，這也是凡人都知道要敬守的事，那就不需勞煩神力，並非上天偏重佛經啊。」

問：「然而，天視儒、釋、道三教都一樣嗎？」

曰：「儒家以修己為體，以治人為用；道家以靜為體，以柔為用；佛家以定為體，以慈為用。其宗旨各自有別，不可能如一啊。」

至於教人為善，則三教無異；對於生命的救濟，也都一樣，最終的歸宿則略同，天也不能不並存啊！

然而儒者為生民立命，要自身有操守；釋、道是自己用功，有了餘力才能幫助其他生靈，所以以明白人道者為主，明神道的才來輔助，也不能專以釋、道來治天下，這就是不相同實則一樣，不一樣而實則相同的啊。

儒像五穀，一日不吃則人會饑餓，數日不吃，則必死。

釋、道如同藥餌，在生死關前、得失之間，喜怒哀樂之感，用來解釋冤愆，消除憂鬱，比較於儒家更為便捷；

其禍福因果的說法，是用來悚動一般人，也較於儒家更使一般人懂。所以說，一般人餓了要吃飯，有病才須吃藥，平時不可以偏食，沒病還專一吃藥或是常常吃藥，以致於吃出問題來。

儒者或許有人喜歡空談心性，還與佛家的瞿曇和道家的老聃混而為一，或排擠、攻擊釋、道兩家，就像仇人一樣，這都是一隅之見啊。」

問：「黃冠道士和和尚，隨便說妖妄和迷信，如果不大力攻之，可不就要危害世道了嗎？」

曰：「我只談三教的跟本，若是只看末端，豈是只有釋、道兩家會為害世間？儒家危害世間的事還算少嗎？」

就像你在此又醉又裸眠，恐怕也不是周公孔子之禮法吧。」

馬大還愧謝，因為說的太率興了，兩人竟談到天明，老人這才離去。

馬大還竟不知那是什麼神。有人說，那是隻狐啊！

## 祖師爺

百工技藝，各拜一神為祖師：倡妓祭祀的是戰國時代的管仲，管仲姓姬，是齊國的宰相，因為他設立了女閭三百人；

伶人戲子祭祀唐玄宗，也自稱是梨園子弟。這是有典故，也是最為人熟

知的。

胥吏祭祀蕭何、曹參，木工祭祀魯班，這還有義意，也還說的過去。

至於靴工祭祀孫臏，鐵工祭祀老君之類，則荒誕無稽，連典故都沒有，更不知道出處了。

長隨們所祭祀的祖師叫「鍾三郎」，他們都是關起門來，在晚上祭奠，諱之甚深，竟不知為何神？

曲阜顏介子說：「想必是中山狼之轉音吧。」

先父姚安公也說：「是不必然，也不必不然。都像郢書燕說一樣的穿鑿附會之論，但也未必都無益啊。」

## 打老公

先叔儀庵公，在西城中有座宅仔租給人家住，那宅子裡有一座小樓，被狐所佔據，夜裡常聽見樓上有說話的聲音，然而也不為人害，久了也相安無事。

一夜，樓上傳來罵架吵鬧聲，還有鞭笞聲音甚是淒厲，大家都跑去樓下聽，忽然聽見樓上有人負痛大聲呼叫說：

「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間上有婦人打丈夫的嗎？」

適巧來聽熱鬧的人群當中，就有一個男人，剛才才被老婆打了，臉上爪痕猶未消。

眾人哄然大笑說：「一向都有啊！也不足為怪。」

樓上群狐聽了，也是哄然大笑，其鬥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儀庵公說：「此狐以一笑霽威，還可以為善。」

### 讓家產

田村的徐四，是個農夫。父親歿了，繼母生的一個弟弟，生性卻極其凶悍狂悖。

徐家有田百餘畝，分家產時，弟弟以贍養母親為詞，分走了其中十分之八，徐四只好委曲了。

弟弟又選了其中最肥沃的田地，徐四還是答應了。

後來，弟弟將所分的家產敗光了，又回來向哥哥徐四要家產，徐四將自己所分得的家產全部都給了他，自己去租佃耕種，也沒什麼不開心，都一樣。

一夜，徐四自鄰村醉歸，回途中經過棗林，遇到群鬼拋擲泥土，徐四發抖害怕的不敢走過去。

群鬼啾啾鬼叫，漸漸逼近他，直到看見徐四的臉，群鬼竟然都悚然亂竄，

逃離徐四遠遠的，還說：

「是讓產的徐四大哥啊。」群鬼倏忽化成黑煙四散潰去。

## 放下

白衣庵的僧人明玉說，以前五臺有一僧人，夜夜常做夢到了地獄，見到地獄的種種變相。

有老宿教他，以精意誦經，於是他更是精進的誦經，然而無效，僧人遂漸漸委頓。

又一老宿說：「必是你未出家以前，曾造了惡業，出家後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所以愈誦經愈精進，那地獄夢境幻象更清楚。但是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你去佛前懺悔，一切惡業，應念皆消。你沒聽人說過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於是那僧人聽聞此言，立即對佛懺悔、發願，勇猛精進，自是漸漸的，再也無夢了。

## 有情

沈觀察夫婦兩人相繼死了，幼子寄食在親戚家，親戚不太照顧，孩子貧

苦檻樓無人狀。

沈觀察生前有個妾，已經改嫁到史太常家，她聽說了，心裡難受極了，她時常暗地裡叫婢女或是僕婦，送些吃食衣物去給那孩子。

後來太常知道了，他說：「這還是在人情天理之中，不要禁止。」

錢塘季滄洲說，有個寡婦生病了，不能起身煮餐吃，哀呼鄰居的太太代為煮飯，但是鄰婦也不是天天都能來。

忽然有一個少女開門入內說：

「我是新搬來的鄰家女兒。聽說姊姊生病困頓乏食，心理不忍。我已經稟告父母了，願為姊姊煮飯，且侍疾照顧。」

自此，那女孩天天都來寡婦家，大約有三四個月。那寡婦病癒了，要登門謝謝那個少女的父母。

少女泫然含淚說：「我不敢騙你，我實在是隻狐。與你死去的丈夫生前最親呢，今天是感念舊情，又憐憫姊姊守寡苦節，所以以托名而來的。」

那少女放了白金數錠於床前，嗚咽哭著去了。

這兩件事頗相類似。然而世上琵琶別抱，掉頭無情的人，不但不及此妾，連一隻狐都比不上啊。

## 鬼妻妾

侍讀吳頡雲說，癸丑年登第的一個前輩，偶忘其姓了，好像是王言敷先生，也憶不太真了。他曾在海豐寺街租宅子住，宅後破屋三間，說是有鬼，不可居住，然而那鬼也不出來為祟，只是偶爾聽見有音響而已。

一夕，鬼屋中有吵架相罵的聲音，他伏在牆角聽之，原來是兩妻爭坐位，一個自稱先來，一個自稱年長，吵吵鬧鬧爭執不休。

前輩不覺嘆息的說：「死了還不罷休耶？」再聽之，遂寂然無聲。

一向妻妾同居一個屋簷下，互相隱忍相安者，十中或有其一；歡然相得者，千百萬人中或者有一家，這還是因為有名分上下之分，相互抗衡的。

至於兩妻並立的，則從來沒有一家是无事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兩個妻都要好的。沒有了上下的名分抗衡，則兩個妻都不分上下，這也就難怪要爭執了，時常要罵架吵嚷，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第四卷  
灤陽消夏錄四

臥虎山人降乩於田白巖家，眾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游士，練熟手法為戲耳，豈有真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即書下壇詩曰：「鶻馱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戌，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為問潯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賤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煙矣。此婦既已從良，即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即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即鬼亦當敬。」

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

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萬壽科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並前程萬里之說亦驗。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則詩工，遇全不能詩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蒼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傍，曰「度帆」。其樓向西，而

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為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於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肩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於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為所見，伏不敢動，竊於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階上，對月微歎。二人股栗，皆僵於門內，不敢出。門為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群犬聞聲亦聚吠。以為有盜，竟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婢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縊，覺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縊以求代也。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尚爾哉，其沉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彤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昨宿東城門外，見縊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諭百姓，僕妾勿凌虐，

債負勿逼索，諸事互讓勿爭鬥，庶鬼無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答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階下拊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縊死者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連日昏昏都不記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罪鬼神使我受答耶？」是時此事喧傳，家家為備，縊而獲解者果二：一婦為姑所虐，姑痛自悔艾；一迫於逋欠，債主立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一線可救，亦必轉借人力以救之。蓋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禦雪，墜戶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為。

獻縣史某，佚其名。為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齷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鄰人曰：「為欠

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為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何不贖？」即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領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為盜，半世為捕役，殺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污人婦女，則實不能為。」飲啖訖，掉臂逕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獲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椽籬，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嶽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剗然有聲，後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爇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尚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

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灤縣，路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道臥，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鬥。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不然，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宋蒙泉言，孫峨山先生嘗臥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後拊一掌，已

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繡置錦襪中，知為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氣自凶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臥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軟，心膈尚溫，不敢斂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即癒，逕往是家，見婢媪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鑒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言其狀甚悉，大抵與峨山先生所言相類。惟峨山先生記往不記返。鑒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為小異耳。案輪迴之說，儒者所辟，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暫入輪迴，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再從伯燦臣公言：「曩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眾。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盞，盞中種竹十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窮治亦無跡；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是也，窮治亦無跡。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懾伏愚民，給之吐實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為信讞，鮮不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為雷擊。縣令明

公屣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為？」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

「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奸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為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偽為雷，合藥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磺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磺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為偽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可謂明察矣。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裹，雷火弗熱。驗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

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嘗詬誶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一夜，不從也。」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擬生致之，未言也。一日，於廢圃見美女，疑其即是。戲歌豔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方俯拾，忽卻立數步外，曰：「君有惡念。」踰破垣竟去。後有二生讀書東嶽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昵；一居北室，無睹也。南室生嘗怪其晏至，戲之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異類見薄，故為悅己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牆一窺，未必即三年不許。如使改節，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石惟可引鍼。如氣類不同，即引之不動。無多事，徒取辱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

者，似是族祖雷陽公。雷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無寸長，只心地樸誠，即狐不敢近。知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媪能視鬼。外祖母歸寧時，與論冥事，

媪曰：「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淒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誶聲，雖陽氣逼爍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竊聽，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俯首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

營營者徹夜。吾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為門尉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入則匿牆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其狀一如整束奩具時。至滅燭就寢，尚不去。為中霽神所驅，乃狼狽出。時吾以婦囑歸視兒，亦隨之返，見其直入婦室，凡婦所坐處、眠處，一一視到。俄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握，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吾視之不忍，乃逕歸，不知其後如何也。後吾私為婦述，婦齧齒自悔。里有少寡議嫁者，聞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狀！』一嗟乎！君子義不負人，不以生死有異也；小人無往不負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之情，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狀，未嘗不戚然感也。儒者見諂瀆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累累持無鬼之論，失先王

神道設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尚不如此里嫗之言，為動人生死之感也。

王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日復甦，與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細詢其故，則陳氏女之魂，借屍回生。問所居，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歷歷相認。女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非，乃無奈而與胡為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當時官為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為有據，魂則無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托售奸者，故防其漸焉。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為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佛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

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眾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為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骨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為恨耳。」

楊曰：「君且為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敝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鑰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慚沮亦移去，

莫知所往。

蔣編修菱溪，赤崖先生子也。喜吟詠，嘗作七夕詩曰：「一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燄三更碧。」又作中元詩曰：「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赤崖先生見之，愀然曰：「何忽作鬼語？」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就河鼓以陳詞，三更燄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沙紅。詩讖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誄詞安屬，顧我適當騎省之年。」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即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眾問何故，曰：

「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尚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俾養其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外舅馬公周籙言，東光南鄉有廖氏募建義塚，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東光大疫，廖氏夢百餘人立門外，一

人前致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十餘，銀箔糊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鬥聲，達旦乃止。闔村果無一人染疫者。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歸，舉止有大家風。張故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騎從甚盛，張杏黃蓋，坐八人肩輿，至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鄰里應曰：「是。」尊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聲反接是婦出。張某見勢倏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褫婦衣，決臀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觀之，至林木蔭映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首稱死罪。後人問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圖固寵，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晝見，無可復言也。」

王禿子幼失父母，迷其本姓，育於姑家，冒姓王。凶狡無賴，所至童稚皆走匿，雞犬亦為不寧。一日，與其徒自高川醉歸，夜經南橫子叢塚間，為群鬼所遮。其徒股栗伏地，禿子獨奮力與鬥。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吾爾父也！敢肆毆！」禿子固未識父，方疑惑間，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也，敢不拜！」群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致饑餓流落於此，為吾眾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怒，揮拳旋舞，所擊如中空囊。跳踉至雞鳴，無氣以動，乃自仆叢莽間。群鬼皆嘻笑曰：「王禿子英雄盡矣！今日乃為鄉黨吐氣，如不知悔，他日仍於此待爾。」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語。天曉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豪氣消沮，一夜攜妻子遁去，莫知所終。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者必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蟲夜傷人。然實無受蟲傷者，亦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鉗距，好事者或指為射工。按短蠅含沙射影，不云飛而螫人，其說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畫即辟展之巴蠟蟲。此蟲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嚙之，則軟而伏；或嚙不及，為所中，急嚼茜草根敷瘡則瘥，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齊多茜草，山南辟展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為刈獲者備此蟲云。

烏魯木齊虎峰書院，舊有遣犯婦縊窗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窗內承塵上窸窣有聲。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奸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仇，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

微聞歎息聲。俄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退入。陳滅燭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游陳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其僕寢於外室，夜恒嚙語，久而漸病瘵。垂死時，陳以其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為婿，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移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牆之下。」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野亭納涼。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宴客！」狼狽奔回，告余曰：「吾其將死乎？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城西深林，萬木參

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厝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為變怪云。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地最豁廠，而閣上時有

變怪，入夜即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饑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几案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妖歟！」徐步太息而去。

滄州畫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犁之裔。友人或戲之曰：「君乃不稱二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孫不識字，竟自稱伯氏矣。」），嘗畫一仕女圖，方鉤出輪郭，以他事未竟，鎖置書室中。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小碟，縱橫狼藉，畫筆亦濡染幾遍，圖已成矣。神采生動，有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微，魁所從學畫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遊戲耶？」時城守尉永公寧，頗好畫，以善價取之。永公後遷四川副都統，攜以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隱隱留人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黯舊，蓋敗徵之先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佃戶張天錫，嘗於野田見髑髏，戲溺其口中，髑髏忽躍起作聲曰：「人鬼異路，奈何欺我！且我一婦人，汝男子，乃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躍漸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歸，鬼乃隨至其家，

夜輒在牆頭簷際責詈不已。天錫遂大發寒熱，昏瞶不知人。闔家拜禱，怒似少解。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眾叩首曰：「然則當是高祖母，何為禍於子孫？」鬼似淒咽曰：「此故我家耶，幾時遷此？汝輩皆我何人？」眾陳始末，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眾鬼欲借此求食，慫恿我來耳。渠有數輩在病者旁，數輩在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饑，若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輒生釁，求祭賽。爾等後見此等，宜謹避，勿中其機械。」眾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穢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吾骨，洗而埋之。」遂嗚咽數聲而寂。

又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老翁來共坐，大金念村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飲，以罐中水與之。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禍汝也。」細詢

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伺放箠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群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數日，群鬼皆來唁。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今聞汝等尚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叮嚀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得棲止，乃於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後見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師，當尋親訪友，亦不相怪。近見先生多醉歸，稍稍疑之。頃聞與僧言，乃日在酒樓觀劇，是一

浪子耳。吾避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不相適，實不能隱忍讓浪子。先生明日不遷居，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此語，乃勸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屋。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云。

由蒼嶺先生名丹，謙居先生弟也。謙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爽豪，而立身端介，則如一。里有婦為姑虐而縊者，先生以兩家皆士族，勸婦父兄勿涉訟。是夜，聞有哭聲遠遠至，漸入門，漸至窗外，且哭且訴，詞甚淒楚，深怨先生之息訟。先生叱之曰：「姑虐婦死，律無抵法，即訟亦不能快汝意。且訟必檢驗，檢驗必裸露，不更辱兩家門戶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憐汝枉死，責汝姑之暴戾則可。汝以婦而欲訟姑，此一念已干名犯義矣。任汝訴諸明神，亦決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謙居先生曰：「蒼嶺斯言，告天下之為婦者可，告天下之為姑者則不可。」

先姚安公曰：「蒼嶺之言，子與子言孝；謙居之言，父與父言慈。」

董曲江遊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省宿食之費云爾。友徵逐富貴，多外宿。曲江獨睡齋中，夜或聞翻動書冊，摩弄器玩聲。知京師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詩稿置几上，乃似聞吟哦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已圈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夕寂然，友頗自詫有祿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慶子借宿，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李乘月散步空圃，見一翁攜童子立樹下。心知是狐，翳身竊睨其所為。童子曰：「寒甚，且歸房。」翁搖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人，那可共處？寧且坐淒風冷月間耳。」李後泄其語於他友，遂漸為其所聞。銜李次骨，竟為所排擠，狼狽負笈返。

余長女適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莊。嘗見一人臥溪畔，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蟲，喙皆向內，後足皆鉤於敗絮，不可解，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視其死。此殆夙孽所報歟。

汪閣學曉園，僦居閩王廟街一宅，庭有棗樹，百年以外物也。

每月明之夕，輒見斜柯上，一紅衣女子垂足坐，翹首向月，殊不顧人。迫之則不見，退而望之，則仍在故處。嘗使二人一立樹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見樹下人，手及其足，樹下人固無所睹也。當望見時，俯視地上樹有影，而女子無影。投以瓦石，虛空無礙，擊以銃，應聲散滅，煙箴一過，旋復本形。主人云：「自買是宅即有是怪，然不為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變幻者居多。茲獨不動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曉園慮其為患，移居避之。後主人伐樹，其怪乃絕。

廖姥，青縣人，母家姓朱，為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饑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即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莞鑰，理庖廚，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驅避於廢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毋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狐為友，恒於場圃間對談。安見之，

他人弗見也。狐自稱生於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學仙者，必遊方之外，使萬緣斷絕，一意精修。如於世有所聞見，於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有所愛憎，有所愛憎，則喜怒哀樂之情必迭起循生，以消鑠其精氣，神耗而形亦敝矣，烏能至今猶在乎？迨道成以後，來往人間，視一切機械變詐，皆如戲劇；視一切得失勝敗，以至於治亂興亡，皆如泡影。當時即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記之？即與君相遇，是亦前緣。然數百年來，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幾，大都萍水相逢，煙雲倏散。夙昔笑言，亦多不記憶。則身所未接者，從可知矣。」時八里莊三官廟有雷擊蠍虎一事。安問以：「物久通靈，多攫雷斧，豈長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內丹導引，外丹服餌，皆艱難辛苦以證道，猶力田以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夢魘，盜採精氣，損人之壽，延己之年，事與劫盜無異，天津不容也。又惑恣為妖幻，貽禍生靈，天津亦不容也。」

若其葆養元神，自全生命，與人無患，於世無爭，則老壽之物，正如老壽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舅氏實齋先生聞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淺者也，然用以自養，亦足矣。」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廟也。有冥吏語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牽君為證。君試思嘗有是事否？」士人追憶之，良是。俄聞都城隍升坐，冥吏白，某控某負心事，證人已至，請勘斷。都城隍舉案示士人，士人以實對。都城隍曰：「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為愛惡，以愛惡為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本為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驅之去。」顧士人曰：「得無謂負心者，有佚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之相償也。花既結子，子又開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負心者，

又有負心人躡其後，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後閱數載，竟如神之所言。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落，不煩搏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盧觀察為吉，嘗與鄰居。為子蔭文，余婿也，嘗為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貓犬之類，拗折其足，捩之向後，觀其子子跳號以為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銃，所擊無不中，日恒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寧州，其往濟寧州時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遍體生瘡，如火烙痕，每一瘡內有一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痊，竟以絕嗣。殺孽至重，信夫！余嘗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齋，

如奉律令，而居恒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即為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即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齋期，某日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羅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無斷肉理。然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爨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眾生無限怖苦，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為酌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論，則魂升魄降已耳；即如佛氏之論，鬼亦收錄於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說。庸俗術士，又有一書，

能先知其日辰時刻，與所去之方向，此亦誕妄之至矣。然余嘗於隔院樓窗中，遙見其去，如白煙一道，出於灶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沒。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自啟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跡足跡，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聖賢不能與造物爭。而世有蠱毒魘魅之術，明載於刑律，蠱毒余未見，魘魅則數見之。為是術者，不過瞽者巫者與土木之工。然實能禍福死生人，歷歷有驗。是天地鬼神之權，任其播弄無忌也，又何說歟？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於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毋乃膠柱鼓瑟乎？李又聃先生曰：

「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歷屢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實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於此事全然未解。即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摩影響，實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

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況乎太極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不知蓋闕如也。」

女巫郝媼，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眾。實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媼，代為刺探隱事，以售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饋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為女，汝尚不悟耶？」婦不知此事先為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於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於人雜處，實各自服氣煉形，豈肯與鄉里老嫗為緣，預人家瑣事？此嫗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乃托其名於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共知其奸。」因縷數其

隱惡，且並舉其徒黨姓名。語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麵以供母。妻匿其好麵，以粗麵泄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媪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

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惡其偽，故巧發其奸歟？然操此術者

眾矣，固未嘗一一敗也。聞此札既露，其計不行，寡婦之田竟得保。當由瑩瘖苦節，感動幽冥，故示是靈異，以陰為阿護云爾。

李孝廉存其言，蠡縣有凶宅。一耆儒與數客宿其中，夜間窗外撥刺聲，耆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勝德。余講道學三十年，何畏於汝！」窗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異類，亦頗涉儒書。《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為修己計乎？抑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斷斷於諸儒辯，果為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事不以口舌爭，君捫心清夜，先自問其何如，則邪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聲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縮不能對，徐聞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答，猶能不欺其本心。

姑讓君寢。」又撥刺一聲，掠屋簷而去。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價，使久不售，俟其窘極，乃以賤價取之。越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亦不知其價，復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效其智者罪宜減。」余謂此快心之談，不可以立訓也。盜有罪矣，從而盜之，可曰罪減於盜乎？

屠者許方，即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驢，先鑿地為塹，置板其上，穴板四周為四孔，陷驢足其中。有買肉者，隨所買多少，以壺注沸湯，沃驢身使毛脫肉熟，乃剝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兩日，肉盡乃死。當未死時，箝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突，炯炯如兩炬，慘不可視。而許恬然不介意。後患病，遍身潰爛無完膚，

形狀一如所屠之驢。宛轉茵褥，求死不得，哀號四五十日乃絕。病中痛自悔責，囑其子志學急改業。方死之後，志學乃改而屠豕。余幼時尚見之，今不聞其有子孫，意已殄絕久矣。

邊隨園徵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蜩縮而已。」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臥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

「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為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疏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坐對談，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聞有神為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眾生

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為體，以治人為用；道以靜為體，以柔為用；佛以定為體，以慈為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為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略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於身；釋道皆自為之學，而已餘力及於物。故以明人道者為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專以釋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日不食則饑，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拂鬱，較儒家為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為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為患耳。儒者或空談心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為一，或排擊二氏，如禦寇仇，皆一隅之見也。」問：「黃冠緇徒，恣為妖妄，不力攻之，

不貽患於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即公醉而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還愧謝，因縱談至曉，乃別去。竟不知為何神。或曰，狐也。

百工技藝，各祠一神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園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蕭何、曹參，木工祀魯班，此猶有義。至靴工祀孫臏，鐵工祀老君之類，則荒誕不可詰矣。長隨所祀曰鍾三郎，閉門夜奠，諱之甚深，竟不知為何神。曲阜顏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轉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書燕說，固未為無益。」

先叔儀庵公，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恒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誶鞭笞聲甚厲，群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

適中一人方為婦撻，面上爪痕猶未癒。眾哄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群狐，亦哄然一笑，其鬥遂解。聞者無不絕倒，儀庵公曰：「此狐以一笑霽威，猶可以為善。」

田村徐四，農夫也。父歿，繼母生一弟，極凶悖。家有田百餘畝，析產時，弟以贍母為詞，取其十之八，曲從之。弟又擇其膏腴者，亦曲從之。後弟所分蕩盡，復從兄需索，乃舉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鄰村醉歸，道經棗林，遇群鬼拋擲泥土，栗不敢行。群鬼啾啾漸逼近，比及覲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讓產徐四兄。」倏化黑煙四散。

白衣庵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變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彌甚，遂漸至委頓。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

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誦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即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冥然無夢矣。

沈觀察夫婦並故，幼子寄食親戚家，貧窶無人狀。其妾嫁於史太常家，聞而心惻，時陰使婢媪與以衣物。後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錢塘季滄洲因言，有孀婦病臥，不能自炊，哀呼鄰媪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鄰家女也。聞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為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孀婦病癒，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實狐也。與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姊之苦節，是以托名而來耳。」置白金數錠於牀，嗚咽而去。二事頗相類。然則琵琶別抱，掉首無情，非惟不及此妾，乃並不及

此狐。

吳侍讀頡雲言，癸丑一前輩，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敷先生，憶不甚真也。嘗僦居海豐寺街，宅後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為祟，但偶聞音響而已。一夕，屋中有詬誶聲，伏牆隔聽之，乃兩妻爭坐位，一稱先來，一稱年長，嘵嘵然不止。前輩不覺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聽之遂寂。夫妻妾同居，隱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歡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攝也。至於兩妻並立，則從來無一相得者，亦從來無一相安者。無名分以攝之，則兩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於鬪爭哉！



經典古籍新編